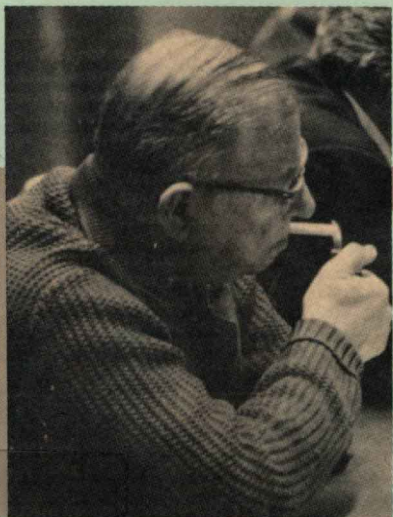


沙特的最後話語



第二次印刷

金屋

存在主義大師

沙特的最後話語



第二次印

金陵

existentialism

SARTRE

法國最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
沙特在1980年4月逝世。沙特生前
著述不計其數。然而在他臨死前一
個月，接受了一位年輕思想家大概
十分詳細的訪問，在這次訪問中概
特全面反省了他一生的思想歷程，
並且確定了哲學中的一些重要概
，其中包括：希望、沮喪、人性、
歷史目的、政黨、人生意義、暴力
、激進、友愛、革命、意向、左派
、不朽、命運等。這篇訪問，可算
是沙特一生思想的總結。

譯者王耀宗，1974年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士，修讀哲學及社會學。
1976年取得哲學碩士學位，畢業論
文撰寫波柏爾（K. Popper）的知
識論。其後，曾往英國及法國研修
。現任嶺南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
講授社會學理論、中國社會以及政
治社會學等課程。曾編輯《神州三
十年》一書。

存在主義大師

沙特的最後話語

Sartre's Last Words — Interview by Beny Lévy
published by
GENIUS PUBLISHING COMPANY
13B, 381 King's Road,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 1985
Second printing © 1987
Printed & bound in Hong Kong.

ISBN 962-255-008-8

書名／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最後話語
著譯者／王耀宗
責任編輯／葉建源
封面設計／向雲
出版／金陵出版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381 號福英大廈 13 (字) 樓 B 座
5-664315
發行／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3 號二樓
5-745650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 2-8 號屈臣氏大廈 408 室 B 座
5-668019
版次／1985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87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定價／港幣 12 元
國際書號／ISBN 962-255-008-8
本社編號／A 85003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序言

法國最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1980年4月逝世，享年七十五。舉殯之日，巴黎有兩萬多人自動尾隨棺後，並有數萬人沿途夾道弔念。可見這位大師聲譽之隆。

沙特逝世前的幾年，健康情況不斷惡化，雙目失去視力，不能閱讀，不能寫作。他晚年所發表的文章，往往以訪問或對談的方式出版。

不過，在沙特的晚年，有一位年輕的思想家班尼·李維（Beny Lévy）成為他的親密朋友，身兼沙特的學生、秘書以及合作者。李維一星期與沙特見面四次，每次兩人都熱烈地討論哲學、政治及社會問題。同時，他們也正在合著一本有關道德的巨著，可惜這本書未完成，沙特就撒手塵寰了。

80年3月，沙特接受了李維的一次詳細訪問，這是沙特在生前最後一次的訪問，也是最後公開發表的談話。在這篇訪問裏，沙特全面檢視他一生的思想歷程，並且重新反省了他哲學體系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其中包括：希望、沮喪、人性、歷史目的、進步、政黨、失敗、人生意義、暴力、激進、友愛、革命、意向、不朽、左派、右派、命運……等，這次訪問可算是沙特一生思想的總結。訪問原稿刊登在巴黎出

版的《新觀察週刊》(Le Nouvel Observateur) 1980年3月10日、17日及24日。

沙特一生著作不計其數，而思想又反覆多變。他的名字雖然在中國知識界如雷貫耳，但對他思想的全面而有系統的評述，迄今未見。這裏所譯介的訪問，自然也不能管窺他的整個思想體系，目的是只供讀者參攷而已。譯文之前附上了我在沙特死後所寫的一篇短文，希望有助於讀者瞭解他的思想。

這篇文章早在五年前就翻譯完成，然而一直沒有出版。加上我本人五年來忙於其他工作，就將這疊譯稿束之高閣。直至最近，深感不出版這篇訪問，實在可惜。能公諸知識界切磋討論，也是一件好事。最後當然要謝謝金陵出版社協助出版這本銷路肯定不會很好的小冊子。

王耀宗

八五年四月十日 香港

目錄

7 序言

11 沙特的存在主義及其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王耀宗)

21 沙特的最後話語

- 希望與絕望 (23)
 - 失敗與成功 (25)
 - 不朽與寫作 (27)
 - 革命與同路人 (29)
 - 政黨與真理 (31)
 - 人的本質與人文主義 (33)
 - 道德與互依關係 (35)
 - 左派與選舉 (39)
 - 一七九二年的象徵 (41)
 - 民主已失去意義 (44)
 - 博愛與大地 (46)
 - 暴力與歷史 (49)
 - 革命三階段 (52)
 - 救世主與猶太人 (54)
 - 上帝與歷史 (57)
 - 希望與絕望 (60)
-

沙特的存在主義及其與 馬克思主義的結合

王耀宗

「人除了他意圖怎樣之外，就空無所有，只有他體現自己時，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行為的總和之外，就空無所有，除了生命之外就空無所有。」

——沙特

至死也從未絕望

七十五歲的**沙特**終於死了。對一個畢生以筆桿來傳達思想的人，他的最後幾年，因眼睛全瞎的原故，而形成行動的癱瘓，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自己不能閱讀，只能靠他的終生情婦**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將每日報紙及書籍閱讀給他聽。訪問以及對話成為他唯一發表思想的方式。

雖然他自己不能執筆為文，但他通過其他的大眾媒介——電視、電台、電影——來傳播自己的思想。而又多虧法國社會之富有彈性，能夠容納像沙特這樣強烈反對政府的人，使他能在書房之內，繼續發揮其影響力。在他的晚年，就算病情最重的時候，沙特也從未絕望過。他曾對朋友說，絕望不是他生命的一部份。這是非常切合他的存在主義哲學的。

「絕望」，是沙特早年建立個體主義存有論中的最重要

的概念之一。這時他的哲學代表作，是1943年出版的《存有與虛無》，另外還有數不清的小說、戲劇、散文，以文學的語言表達他的哲學思想。另一階段的思想，就是他放棄了極端個人的存有論思想，而試圖融合集體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一階段以1960年所出版的《辯證理性的批判》為代表。通俗的社會評論則有《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等。

《西薛弗斯的神話》

通常談論存在主義的人，很喜歡引用卡繆（Albert Camus）所寫的一個短篇寓言：《西薛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故事是這樣的：有兩個傳說，解釋西薛弗斯為甚麼要在下界受罰。一個傳說是認為他開罪了天神；另一個傳說，則比較動人，據說西薛弗斯臨死前，考驗妻子對他的感情，他叫她把他的屍體拋在公共廣場上。然而，西薛弗斯在冥間，看見他妻子這樣做時，却感到異常氣憤。於是，他得到天神的允許，就回到陽間，懲罰他的妻子。但是，當他接觸到世上美麗的海洋、燦爛的陽光、微笑的大地後，他就不想回冥間了。於是，天神大怒之下，就處罰他了。刑罰是這樣的：天神叫他把一塊石頭推上山頂，由於石頭本身的重量，這塊石頭又會重新掉下山，而西薛弗斯又要重新再推上山，這過程不斷重複，直至永遠。他的一生，就做着這件永遠沒法完成的工作。西薛弗斯揉合了悲劇及英雄的色彩。他的悲劇性在於，一旦他把石頭推上山頂，他意識到，他的苦難又會從新開始，他又必須回到山下，重新來過。他的英雄色彩在於他推石頭當中，每跨出一步，即表示他蔑視天神的懲罰，每一步都有希望在鼓勵着他前進。他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巨石不再是天神處罰他的工具，而是他證明自己蔑視天神的證物。這樣的情境是荒謬的，但却是真實的。西薛弗斯最後的結論是「一切都很好」。

這個故事幾乎揉合沙特式存在主義的所有因子：自由、

絕望、被棄、荒謬、焦慮。

當然，自由是沙特存在主義思想最重要的成份，所謂自由，不論在嚴格的哲學著作以及通俗的文學作品，他所傳達的，不外都是對於「人的處境」的分析及描述而已。這也就是爲甚麼沙特強調「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

「人是命定有自由的」

人是有自由的，自由並不是一個人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一個人根本就有自由，他不要也不成，這就是他所說的「人是命定有自由的」(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但是自由是在哪裏表現出來呢？自由表現在選擇中。人在日常的種種存在的處境中，在自己的意識裏，總會有所選擇，總有說「不」的時候。當他有所抉擇時，說「不」的時候，他就自由了。總之，人的擁有自由，就是一項命定的事實，套一句哲學術語來說，人的自由性就是人的「本質」。

但是沙特不是認爲「存在先於本質」的嗎？（有些人認爲「存在先於本質」是唯一各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共同基礎，除此之外，他們之間沒有相同之處。）應當如何理解呢？

「存在先於本質」是相對於「本質先於存在」而言。「存在」自然是指日常生活的具體存在的情境，在這些具體情境中，人是一個有血有肉、會喜會愁以及會作抉擇的動物，而「本質」是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及性質。在柏拉圖(Plato)的哲學中，他將世間事物分爲兩個世界，一個是日常生活的感官世界，這個感官世界是常常在變遷的，並沒有永恒性，另一個世界是一個形而上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事物與現實世界的事物相應。形而上世界叫做「理型世界」(Ideal World)。儘管感官世界生生滅滅，但「理型世界」却是「永恆」的。

在中世紀的時候，人們相信上帝創造人類。上帝先有個「人」的概念，才會依照概念去造人。在這個意義上說，創

造出來的人，是完全被「本質」（概念）所預先決定的（predetermine）。

「存在先於本質」

沙特認為，人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人被拋棄在這個世上」，這裏沒有理由可追溯，人就是「在那裏」了。這裏存在着「荒謬」的根本原因，是找不到原因，解釋我們存在的理由。

但是，荒謬並不包含悲觀，最重要的是人在存在情境中，自我選擇，自我塑造。

「人首先存在着，首先碰到各種處境，首先活動於這個世界，然後，開始界定自己。」

「除了自我塑造之外，甚麼也不是。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則。」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否認自己有這種自我選擇的可能性，人們往往找藉口，推諉責任。這樣做的時候，就犯了沙特所稱的「墮落的信念」（badfaith）。「墮落的信念」有兩種，一種是自我欺騙，向自己隱瞞實情。例如，明明已經移情別戀了，却不願和舊情人一刀兩斷，還要找些藉口，以維持關係。第二種，是將自己扮成別人希望自己變成的那種人。在這兩種型態的「墮落的信念」中，人失了主體性，失了自由。

沙特說：「如果人是他所是的，那麼，墮落的信念就永不可能。」

但是，「人是他自己所是的」，是極端困難的。人生活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之後才開始實現的。十九世紀，尼采說：「上帝死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容許的。」人固然得到了自由，但是也必須負起沒有上帝的全部後果。這些後果就是焦慮、被棄、及絕望。這些就是人的存在情態。

焦慮、被棄、絕望

沙特認為人處於焦慮之中，「這是一種每個負有責任的人所熟知的單純的焦慮。」例如，一個長官接到命令要去攻擊一個地方，他要派敢死隊前往。上級的命令極為空泛，而必須由他來闡釋。但是他的闡釋可以決定十人甚至二十人的生命。處於這樣的情境，長官不能不感到焦慮，但他必須這樣做，所談的焦慮，不但不會構成行動的阻礙，而且是人的行動的條件，人們選擇是基於焦慮。

所謂被棄，則是指上帝不存在時，人們必須要去面對上帝消失的一切後果。人並沒有甚麼可以依賴，他的存在是沒有理由可以解釋的。絕望則指我們能控制及影響的事物極為有限。就算是我們所作的抉擇，其影響的幅度也是個未知數。

但是，這些存在情傷，並不使人變得非觀，因為人總是有選擇權的。沙特宣布，「一個人只是一連串行動的總和」，除了行動之外，就什麼也沒有了。於是，將陰霾的人生觀放在積極樂觀的哲學理論上。存在主義被稱為英雄的哲學，原因也在此——作為價值根源的上帝消失了，人的選擇創造一切。

從上述的通俗的介紹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沙特的存在主義思想出發點是「人」，但是他的終結點却是「個人」——一個孤零零的人被周圍充滿敵意的世界所包圍。

這裏要瞭解三個概念：「在己存有」、「對己存有」、「對他存有」。

人們交通的失敗

人作為一個物理現象而存在時是「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

人作為一個意識而存在時是「對己存有」（being-for-itself）。

但是世間不但有物理現象，人之意識之存在，還有他人存在，一個人除了對己存有之外，同時又是「對他存有」（being-for-others）。

「對己存有」和「對他存有」是一個人存在的兩種模態，兩者互為依賴。人們日常交通無可避免，看見他人，才發現自己的「存在」，別人做一些事，引起自己的快樂！自己的一些行為可能使別人憤怒。沙特認為，當自己成為他人之對象，或者他人成為自己的對象，這種關係是「奴隸」的關係，因為，自己被人對象化之後，就變得不自由了，就變得不能作自由的抉擇了。唯一贏取自己自由的道路，就是將別人成為自己的奴隸。這樣，「我」同「別人」就永遠在一系列的「對象化」的行動中，這些行動又是充滿敵意的。因此，交通失敗以及人際間之衝突是沙特哲學思想上的必然後果。於是人只得變成英雄式的「個人」了。

深刻的矛盾

然而，沙特的思想却存在着很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所用的方法是所謂現象學的方法。這是一種描述現象的方法，是通過一種直覺而能直接把握到經驗，這種描述經驗的方法，是「客觀的」、「科學的」，而沙特的唯一「道德律」是人命定要作出選擇，選擇甚麼是不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說：「當一個人將自己投身於任何事情，充份認識到他不只是正在選擇他將會成為甚麼，而且還會因此而同時成為一個決定全人類的立法者——在這個時候，人就不能從完全而深重的責任感中避開。」這裏不只是純粹「選擇」的問題，而是「選擇些甚麼」才是重要的。

「道德感」和「客觀性」在沙特的思想互相交戰着。

而從沙特的日常實踐來說，他的極端個體主義的存有論是使他的性格分裂的。他的道德激情使他不能靜靜躲在書齋裏做哲學冥想者，他想以哲學思潮改變歷史的進程，改革社